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目錄

稱人以弑另門

稱人以殺另門

稱人以執另門

夷狄書人另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錢唐張應昌學

○書人總論　襃貶例說辨

書人之例公羊以將卑師少稱之不足以盡春秋之義盡春秋之法小國稱人莒人邾人介人是也有故而後書大夫莒慶寧遫子叔姬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稱人惟內大夫則不書人而書名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將者是爲專權之大夫也其書某帥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衆也夷狄初亦書人荆人是也至楚子使椒吳子使札然後吳楚之大夫著於經若夫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書人則爵者其君也人者其大夫也列序數國之大夫而或書大夫名氏或書人則書名氏者大夫書人者微者也以專權之大夫與未專權之大夫對言則書專權之大夫爲詳辭而書人爲畧辭以小國之大夫有故而後書其名則

其書名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以夷狄之大夫浸交於中國而後書大夫則書大夫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以諸侯有大征伐而詳其大夫之名氏則有故而詳之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故有以小國而略之以夷狄而略之以君對大夫則略大夫以大夫對微者則略微者以關於盛衰者詳之則不足爲輕重者略之凡此皆書人之義呂大圭或問隱五年○愚按方氏苞高氏澍然謂文公以後專政之卿書名氏而大夫仍書人其說是也蓋卿與大夫之別也呂氏以爲大夫與微者之別猶仍舊說之誤

孫氏覺襄十六年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總論○唐氏說補于後

諸傳以爲書人皆貶也而於討賊稱人則曰人人得而誅之也夷狄稱人則曰慕義而進之也此又以爲予之之辭而其他稱人又有所謂寡辭衆辭貶辭諱辭者竟無定義何足據哉章潢圖書編春秋大旨

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略稱人然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卿大夫亦略稱

人胡傳多以爲貶或以爲微者非也陳氏傳良考辨最當蓋後半春秋政在大夫故名其人以著之其初雖有會盟侵伐之事義不係乎名之則從略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二年○張說又見大夫帥師門總論

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故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概以爲貶至於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將卑師少於後之稱名稱師者概以爲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不待貶而惡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只是直書此人當時之事見者自懼若云去其爵予其爵賞其功罰其罪都是謬也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會盟征伐或書人或以名見皆舊史之文也謂諸侯貶稱人者據左氏所傳而不知其爲大夫也謂大夫貶稱人者不知其爲舊史之文而以爲春秋之法也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爲某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于垂隴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筐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郤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與一國二國之大夫而已會伐會盟而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戰于鞌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皆列序焉自是以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杞鄫小國之大夫而已而大國之臣亦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襄十四年春會吳于向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夏伐秦衛北宮括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稱人是也夫始皆稱人繼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繼而列國之大夫皆以名見而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秦雖强而比於小國者譬晉而遠於東夏也自文以前外大夫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莒慶吾姻也故特書其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皆稱人而鞌之戰曹公子首以名見蓋二桓自喜其事而史不能正也以為褒貶所寓則義無所

處矣然舊史以私意為詳略非有典法而孔子不革何也其略者不可得而詳也其詳者革之以定于一則世變邦交轉不可得而考矣

方苞通論

春秋書人其義不一會盟戰伐稱人舊史之文也成公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成公以後列國之卿稱名大夫稱人而小國卿大夫前後皆稱人此隨世以變不可更易者也其餘稱人者或舊史之文或孔子所定皆屬辭之不得不然者也來聘歸田取田輸平歸俘獻捷若稱國是以號舉也春秋以號舉者惟楚之先及吳越徐耳何以別也若目其君則疑於其君自來矣執諸侯大夫者皆與晉侯執曹伯同文則疑於伯討矣故不得不稱人也弒君稱人者亦辭當然也何也赴告有主名者稱名雖有主名而非其實者稱國以志疑若倉猝生亂國人本末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則非人無稱也殺大夫公

子而稱人者亦辭當然也何也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目其人則疑於兩下相殺也討賊稱人者亦辭當然也國人討之稱國則無君目其人則疑於其人之私隣國討之稱國以殺則非其國之人目其人則疑於其君之私是亦非人無稱也然稱人同而於討賊則別寓人盡得誅之義焉知然者以殺之不以其罪則不稱人見殺者或稱君或稱爵或稱大夫公子而不獨以名見也此非春秋特起討賊之文乃事殊而義自別也又

以稱人爲貶者春秋無是法也篡弒之君會盟侵伐無不書爵乃以微罪貶而稱人乎宣九年 方苞直解

春秋書人有三義一衆辭國人也一專辭卿大夫也一渾舉辭君也以其事其國別之如諸侯相執及執大夫書人爲渾舉辭屬君會盟侵伐歸田邑係其人專事書人爲專辭屬卿大夫討賊立君書人爲

衆辭屬國人弒君殺大夫無主名亦書人從衆辭焉此以其事别之也附庸旅朝書人楚始通書人此以其國别之也高謂然釋經隱四年

愚按舊說論書人一字而兼多例大半穿鑿今删擇辨正之

○微者稱人

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及一命之士皆稱人謂之微者參趙汸屬辭陳深讀春秋編○按襄二十一年左傳孔疏引劉賈穎氏說謂春秋三命以上乃書于經再命稱人二說不同

大國下大夫士稱人

下大夫名氏不登於策故內事則不著其人外事不可没也但書人而已趙汸屬辭

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凡書人來皆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按莊六年齊來歸俘文九年秦來歸襚文十五年齊來歸于叔姬定十年齊來歸鄆讙龜陰田事無專使者言歸不言來文十五年齊歸公孫敖之喪宣十年齊歸濟西田哀八年齊歸讙闡○又存策書之大體備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人微者也葉夢得傳○凡書來係其人專事不名非卿也高尚然釋經

桓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孫張說見內兵不書主帥門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微者也傳云齊侯非也卽齊侯者何故人之傳云諱與讐狩也非也方將譏之何故諱之且譏讐狩者謂與齊侯狩也譏與齊人狩也亦譏今曰實齊侯稱齊人則是與齊侯不可狩與齊人卽可狩與讐狩卽譏與讐之人狩卽不譏是豈春秋之法乎且全經亦無以侯稱人之例郝懿行說略○齊人決非齊侯先儒或公羊說不知其不可通也前書齊侯葬紀伯姬後書夫人姜氏如齊師則齊侯尚驅紀未歸而紀在齊東禚爲齊西境如何

能與公狩此見春秋變文見義乃所以著事實未有變其文而没其實者以齊人爲齊侯則與微者狩將何以別邪假若與齊侯爲盟會又何以書邪若書齊侯則公羊之說不信若仍書齊人習其讀者又焉知爲齊侯而決其非微者邪故曰不可通也高閌然釋經　○公與齊人狩卑褻甚矣此展甥之詩所由譏歟毛奇齡傳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趙氏說見前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陳人微者胡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無主名內卑者四國稱人外卑者范甯注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書人微者也齊爲主俞皐集傳釋義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之微者蘇轍集解○趙說見前

文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冬齊人來歸子叔姬

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此與歸俘歸田例同劉紹攽微旨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八年冬衞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齊人來媵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趙說見前○曰來歸有將命者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玆不目其人何也宛鄭卿而齊微者也方苞直解

小國卿大夫稱人

小國之大夫微恆稱人趙汸集傳○小國之卿與大國下大夫等故盟會

侵伐皆書人必接我然後書名氏又屬辭○小國之卿稱人邾莒滕薛等會盟征伐稱人者皆其卿也穀梁所謂曹莒無大夫指書人而言也啖氏謂無命大夫非也又屬辭辭從主人篇

公羊曰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公羊但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劉敞權衡莊二十四年○劉說又見大夫書氏門總論

卿大夫士臣爵之等差也周制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其臣準之以分尊卑時至春秋漸已改變所稱國之大小皆據當日土地人民不依班爵之舊傳稱衞之于晉不得比次國則莒邾滕薛固甚微矣諸侯必有命卿凡有事於會盟侵伐必列名書氏魯晉齊楚宋衞鄭陳蔡所常書也微國則不得列會者衆列會亦不能備禮成列惟略而書人爾公穀謂曹莒邾婁無大夫謬說也馬驌左傳辨例

小國卿大夫終春秋稱人未張也觀鍾離之會諸國大夫書名氏而邾獨書人益知莒慶僖二十五曹公子首成二以專其事特名耳高閌經成十五年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莒人其大夫也小國之大夫微非君將恒稱人趙汸集傳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五年秋邾鄭伐宋　邾稱人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曰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劉氏曰無故取莒子爲人意以爲當使微者隨公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欲隨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春秋言公及大夫多矣莊九年盟于蔇之類

是也且穀梁自言稱人爲微者既不可言公及大夫反可言公及微者乎 程端學三傳辨疑

桓十二年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杜注南燕大夫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鄭及四國戰 燕稱人

莊十三年春會北杏 邾人

莊十四年春伐宋 曹人

莊十五年秋伐郳 邾人

僖元年秋會檉 邾人

僖二年秋盟貫 江人黃人

公穀以爲是君以遠國降稱人賈云恃齊背楚終爲楚滅貶稱人當從杜是大夫齊桓謙以接遠人也孔疏○江黃畏齊而不敢違又畏楚而不敢自盟書人蓋其臣也 朱朝瑛略記

僖三年秋會陽穀　江人黃人

僖四年秋伐陳　江人黃人

又　冬會侵陳　許人曹人

僖十八年春伐齊　邾人

又　冬伐衞　邢人

僖十九年夏盟曹南　曹人邾人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文九年春會救鄭　許人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宣十年夏會伐鄭　曹人

宣十二年冬盟清丘　曹人

成二年冬盟蜀　曹人邾人薛人鄫人

成八年冬會伐郯　邾人

成十三年夏會伐秦　邾人滕人

成十五年春盟戚　邾人

又　冬會鍾離　邾人

成十六年秋會沙隨　邾人

成十七年夏冬兩會伐鄭　邾人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又　夏會鄫　曹人邾人杞人

襄二年秋會戚　曹人邾人

又　冬會戚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襄五年秋會戚　鄫人　傳云鄫大夫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襄八年夏會邢丘　邾人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

襄十四年春會向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又　夏會伐秦　同上

又　冬會戚　莒人邾人

襄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六年夏會澶淵　曹人

襄二十七年夏會宋　許人曹人

襄二十九年夏會城杞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襄三十年冬會澶淵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昭元年春會虢　許人曹人

昭十一年秋會厥憖　曹人杞人

昭十八年夏邾人入鄅

昭二十五年夏會黃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昭二十七年秋會扈　曹人邾人滕人

昭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各條新說

總義見下隱元年盟宿方氏高氏郝氏說僖二十八年會溫陳氏說文九年會救鄭十七年會伐宋宣元年晉宋伐鄭宣十二年盟清丘成二年盟蜀方氏說

愚按春秋外大國卿大夫書人舊說多拘虁宋儒已有駁正者近儒方張高郝諸家論之益明此門分春秋之初文公以後時勢書法之不同爲二段詳按各條參攷諸說似瞭如指掌矣其各事變文書名

之始拈出於此查檢更明○外卿特會盟諸侯書名自僖二十六年盟向甯速始以著速之專也見下本條張說伯國之卿主會盟書名自文二年士穀始見下僖二十入會還陳說列國之卿衆會齊盟書名自成十五年會鍾離始見下成二盟蜀方說獨伐偏師書名自文三年陽處父救江始會師盡書名自成二年戰鞌始見下隱二鄭人伐衛陳說文九會救鄭文十七會伐宋宣元晉宋伐鄭方說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書說 穀梁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客主無名皆微者杜注○外微者稱人內微者稱及不可言魯人故也孫復尊王發微

駁辨 先儒以為皆微者非也自僖以前外卿特至於魯然後以名見其會盟侵伐皆稱人而不辨其為卿為大夫也自外卿以名見之後列國來盟魯盟列國無非貴卿而隱公卽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情也方苞直解○陸氏劉氏呂氏皆以為公及之諱與

宋大夫盟故沒公不書然及戎盟唐及莒人盟浮來不諱而此諱旅無義理公穀伊川文定皆以爲微者夫使春秋之初陪臣已專盟則不待至溴梁而始徧刺天下之大夫矣此當是內大夫及宋大夫也內大夫不名者義不係乎名內大夫宋大夫不名者春秋之初會盟侵伐尚不名大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此大夫與盟也大夫不以名見故統於國不目而直書及別於卿也宋人亦外大夫也僖以前外臣與會盟侵伐統書人蓋春秋之初會盟侵伐制於諸侯而卿大夫皆稟君令以出無事以名見故書人繫國統於君焉文宣之世君柄下移始霸國次列國次楚亦諸卿執國命故名之繫於臣焉皆紀實而非以爲襃貶也又會盟侵伐例公行書公卿行書名而大夫則不目蓋春秋刺諸卿之執國命者於大夫無譏焉故內外大夫皆不名而內大夫

父不得從外辭書人故沒之只書事觀卿會葬書某如某葬某其餘只書葬者非卿可知也卿逆女書某如某逆女其餘只書逆者非卿可知也卿將書某帥師其餘只書人某伐某取某及某師戰者非卿可知也諸侯以爲諱公與微者盟登此類皆諱公沒之邪則知不目者大夫也凡書及而不目卽以是法通之也在內則不目在外則以人舉文宣以後外卿以名見其有書人者皆大夫也內卿入春秋卽名翬帥師謹下逮之漸也外卿至文宣時始名者卿張之始也內外大夫及小國之卿迄春秋不名未張仍統於君也惟莒慶曹公子首專則名之耳高澍然釋經○

此或卿或大夫不可知春秋之初外大夫會盟侵伐皆稱人自士穀盟垂隴外大夫會盟始書名陽處父救江外大夫侵伐始書名皆起於文公之世凡稱人稱名史文詳畧隨世以變非義

例所在也郝懿行說略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

書說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然僑寄於衛而又加兵焉故斥人之趙鵬飛經筌

駁辨書人非君將耳高澍然釋經○外大夫侵伐稱人據詩衛州吁使公孫子仲將是大夫也如文元年衛孔達伐晉書人之類侵伐書大夫名自晉賜處父始陳傅良後傳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駁辨文定以爲衛稱人貶也指國人從州吁號令從公孫文仲南行也然則不稱衛人將稱公孫文仲邪不知春秋之初大夫將固不書名也且以衛大夫不名爲貶則蔡大夫不名又何義邪且宋以公子馮之故黨亂賊而與之會伐以定其位陳助宋殤

而龔州吁如諸儒之說則皆宜貶何以兩君舉爵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蔡衛書人鄭大夫將也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將恆稱人如以爲貶是役豈專獄蔡衛乎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春秋初會伐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各從其恆稱陳傳頁後傳

隱五年秋邾鄭伐宋　鄭書人

駁辨茅堂胡氏以爲將卑師少按春秋之初用兵非君將者多稱人不盡將卑師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陳氏深以爲貶其窮兵以逞稱人亦非也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舊說書稱人貶也高閌集注○書人以圍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李廉會通文三年

駁辨高氏以爲圍人城邑其師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然而恃衆

虞鄭卽稱師又安得以為非貶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舊說　齊鄭稱人非卿也程子經說

駁辨　伊川以為非卿夫鄭蓄謀連兵以伐宋何等重大安有不使卿行之理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傳以為齊侯鄭伯則後伐取王師書爵而此書人無義可據如此類舍傳可也高澍然釋經　○愚按陳止齋趙東山以為卽上文齊鄭之君一役再見略之稱人亦非也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駁辨　宋衛蔡卿大夫將鄭親將故目鄭伯皆紀實也高澍然釋經

又　冬齊人衛人入郕

前役齊助鄭伐宋此役鄭助齊入郕皆非君將高澍然釋經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伯兮序疏引服虔○書人非君將也高閌釋經然○王親行而三國之君不從不臣也郝敬說略行，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況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毛奇齡傳○公羊何休謂實三國之君稱人從不疑非也若實國君則天子非微弱今諸侯不能從所以見微弱也且若實國君從天子者春秋方書之以見褒何為乃損其名哉劉敞權衡○愚按陸氏淳以為微者亦未是

桓十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舊說即上三國之君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以來戰者罪後書此盟以奪爵示貶胡傳

辨駁人者大夫也三君既釋兵使大夫更結盟胡氏以稱人為貶非也春秋不以人為貶郝敬行說略○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先儒謂貶三國之君非也築賦皆稱爵而微罪乃稱人乎又或以稱人為卿大夫貶辭其說無一可通方苞直解○宣以前外卿大夫與會統稱人而惡曹與郎異地人與爵異稱非戰郎諸侯明矣又按諸侯以兩事出者其繼事不列序雖踰歲如祇柯之盟猶繫上圍齊之文凡與諸侯則知此列序非同役也其書人卿大夫也高澍然釋經○愚按高說以為非戰郎三國之大夫與鄭氏方氏異而謂宣以前大夫稱人則義同○又按陳氏傅良趙氏汸以為戰稱君盟稱人承上一役再見之略辭與隱十年齊鄭同亦非也

桓十三年春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熾稱人其君不在師 顧炎武杜解補正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書說 以諸宋公也稱人貶也宋伐鄭焚其郊牧焚其城郭壞其太宮而取其椽是暴而已矣 劉敞傳 ○四國稱人微也宋公稱人貶也從人宗廟與吳入郢何擇 葉夢得傳 ○宋於鄭初以為親終以爲讎爲利四國輕民命而爲人役故同一貶焉 趙鵬飛經筌

汲書詳人非君也觀齊喪未踰月可見宣以前卿將皆書人 高澍然釋經 ○劉氏王氏以此爲均五國之罪而貶之然則十五年四國伐鄭十六年五國伐鄭皆舉爵爲貶其伐突而褒其伐忽邪按齊僖甫卒喪未踰月必非齊襄與伐則齊人乃齊大夫何以知蔡衛陳非大夫而謂人諸侯以示貶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陳趙說見文以前卿將稱人門總論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舊說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人諸侯所以人公○稱人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程子經說○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天子斥之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稱人人諸侯則公之惡可見孫復尊王發微○胡傳高汪等說並同

家辨書會伐衛則列國擅興無王之罪著矣不待稱人以貶而其罪不可追謂貶爵稱人者未敢信也削爵乃天子之權而擅行焉則與擅興伐人之罪何以異邪湛若水正傳○四國書人非君也宜以前卿將書人諸儒以為貶則衛朔抗王不宜書爵子突王臣也不宜更書人今爵衛朔而人諸侯其辭政人諸侯而復人子突其辭嫌非春秋旨也然則無誠乎書伐於前書王救於後

其意自見也高閌釋經然○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伐鄭爲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舊說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舉人衆詞也○此四國稱人與城濮三國稱師同蓋春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蘇轍集解○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子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陳傅良後傳○始伯之辭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李廉會通○此創霸之始齊侯書爵褒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周衰莫有能倡義尊王者桓公出而王靈不墜故褒之家鉉翁詳說○此以書人爲衆詞○

是宋公邾子也稱人者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胡傳○諸侯無王命而自相推戴爲盟主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推戴之罪著楊時龜山集○此以書人爲貶詞彙纂兩取之

辨疑謂稱爵與齊稱人貶四國非也僭天子之事者齊侯也召諸侯者齊侯也四國從強國之令耳略其首而治其從失輕重權衡矣程端學或問○胡傳謂以諸侯主天下會盟自北杏始諸侯推戴盟主爲無君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又謂齊侯稱爵者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合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二說自相矛盾既罪四國則不宜爵齊侯既與齊侯則不宜罪四國湛若水正

集說○齊桓圖霸恐諸侯未喻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宋故

纂言○先儒以四國稱人齊侯晉爵爲始霸之辭非也齊以侯爵序宋上雖書宋公亦知主會者齊也至謂四國之君貶而稱人以誅亂始益誤矣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不宜私相推戴以爲盟主則首亂者齊也許首亂者以霸而罪推戴者以無王聖人之賞罰乃若是其無章乎況據經所書乃諸國之大夫聽命於會之常辭無以知宋人之獨爲君也穿鑿支離皆由稱爵爲褒稱人爲貶之說誤之耳日講解義○列國皆以大夫至桓初與霸諸國未經信從宋亂倉猝不能急至書爵書人皆是書例并無褒譏于其間胡傳非矣毛奇齡傳○四國皆大夫也齊桓圖霸恐諸侯未肯服從故降尊與諸大夫會穀梁以人宋公爲疑宋亂未定未必君會也徐庭垣管窺○稱人以爲貶辭以爲衆與皆未合劉氏敞謂爲大夫是也是時諸侯猶未尊齊故桓自主會而四國

之君不至且會以定宋亂而宋首不共故明年伐宋也[illegible]李光隨筆○先儒以北杏獨書齊侯爲始伯之辭盡據穀梁會者宋公以經義推之恐不然宋桓嗣位其出會以喪服見當書宋子以吉服見則當書爵以著其奪喪即吉之罪無爲没而不書也如曰以尊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書宋公齊之始霸益明矣不書則宋非君也宋非君而序三國上則三國亦非君也是齊侯書爵四國大夫皆從實錄以爲始霸之辭誤矣至曹南無傳何以知曹邾非大夫城濮左氏雖曰宋公果爾則不宜序齊國歸父之下經書齊師宋師則齊宋秦皆非君將矣李氏廉謂曹南城濮皆始伯辭亦誤矣始伯獨書爵之說事不實而義尤支傳者單辭片言未可據之以汨經義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齊稱侯君也四國稱人大夫也謂獨書齊侯始霸之辭非也始霸不待書爵

而見郝敬略行○文定泥於齊侯舉實爲要四國稱人爲貶謂與桓者權也誅諸侯者正也旣以推戴爲無君則受諸侯之推戴者尤無君誅諸侯當先誅齊桓從正可也旣以合諸侯安中國之齊桓爲有功則從齊桓安中國之諸侯爲無罪與齊桓嘗并與諸侯從權可也乃從權以與齊桓從正以誅諸侯春秋用法若此其曲哉陳蔡近楚蔡君方爲楚虜新君未立大夫來會宜矣蔡爲大夫陳亦未必其君來也宋御說初立內難甫平新君亦未必出會然則稱人皆大夫無疑張自超宗朱辨義○何氏休以稱人爲微者亦非也桓率諸侯平宋亂宋決不以微者會郝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也汪克寬纂疏

又　夏齊人滅遂

見文以前卿大夫將稱人門○愚按孫氏復以齊桓之師稱人

皆貶其以力制諸侯其說未的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同上○伊川謂管仲未嘗與大衆稱人者將卑師少然自莊十三年後侵伐遷滅書人屢見豈無大夫帥師蓋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不名其人而從略書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俱同上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說齊稱人貶也以王命討衞取賂而還也陳傅良後傳○立子頹者

朔也朔存不討令其嗣子不與盟幽以私憾伐又取賂焉故貶

家鉉翁詳說○以上專貶齊○三傳皆貶齊桓獨胡氏子齊罪衞竊原其意

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甗戰以宋及齊艾陵之戰以齊及吳此不

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春秋戰書人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

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衞人則貶衞可知然考

之去年盟幽衞懿不至桓實怒衞而假王命以伐之當衞立子

頹之時桓不討今而討之其事何足詳哉此齊所以亦書人也

李廉會通○衞敗書人貶逆王命也十九年齊不救子頹之難越八

年乃加之兵又不能正其罪所以與衞同貶葉夢得傳○以上並貶齊衞○

愚按諸說皆本左傳而傳事實未可信也顧氏論之詳矣

纂辨張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劉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又　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莊三十年秋齊人降鄣

並見文以前卿大夫將稱人門

又　冬齊人伐山戎

同上○以書人爲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修職貢皆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貶乎稱人君不親將姜炳璋讀左補義○公羊以爲貶穀梁以爲善按左傳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是齊桓以山戎病燕故伐之而公羊以爲貶過矣沈赤然公穀仁評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閔二年春齊人遷陽

義同上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同上○以爲貶而人之非也如諸儕之例以稱名稱帥師爲無貶以稱人爲貶則貶諸國大夫而不及魯大夫於義尚可以通乎六國大夫從略書人而名公孫茲者著叔孫氏之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舊說貶齊桓之驕兵虐小實楚畧而罪陳深高氏閎謂書公孫茲知諸國皆大夫貶諸國大夫稱人知公孫茲亦與貶非也是時外大夫猶未以名氏見而內大夫書名氏者所以著三家之始張說是也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十八年春會伐齊　衛書人

俱同上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方氏高氏說見上會北杏○曹邾稱人蓋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使其臣會之孫氏覺經解○曹邾書人非君也若以獨爵宋爲子宋伯則去年伐齊爵曹伯而人衛邾又何說也高氏閌又

又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愚按陳氏傅良曰宋公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人之張氏洽曰衞不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故罪之皆非也

又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舊說此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曷爲內沒公外書人諱也齊桓既沒鄭首朝於楚其後遂爲此盟春秋謹其始故沒公人諸侯而以鄭列其下深罪之胡傳○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也以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人陳蔡不可不沒公陳傅良後傳○齊桓卒宋襄暴虐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楚得與中國盟會於是始宋襄又求諸侯于楚爲鹿上之盟至有盂之執辱泓之敗績於是魯挾楚以抗齊爲東諸侯事楚之始陽橋之役納賂請平公會楚嬰齊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夷夏之分蕩然矣故二盟列國大夫皆奪其恒稱責其棄中國之大義也至晉楚爲宋之盟南北諸侯交相見乃從其恒稱者當齊孝時召陵之烈未泯蜀之盟雖曰東方諸侯皆在而猶有晉也故示義爲至晉霸衰不競於楚遂以諸侯與之春秋將何

所辨乎但從其恒稱以見實而已趙汸屬辭

辨駁文定以爲諱是盟夫旣明書會陳蔡楚鄭盟于齊矣又何諱哉又諸儒以稱人爲貶觀二十七年圍宋楚稱人而陳蔡鄭許之君舉爵是目四國之君以罪其從楚然則於此何不目五國之君以罪其盟楚而必以稱人爲貶哉竊思楚之盟中國自此始然楚子必不敢輕身深入齊地其必使大夫來無疑陳蔡鄭來盟者不可知舊史但從略書人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四國書人皆非君也陳蔡先楚鄭後楚者蓋陳蔡使卿楚鄭使微者秩異則從尊秩均則論國是時楚初與夏盟不敢以卑秩加於卿也而僖以前外卿大夫統書人則凡書人固卿大夫同也不書執會魯亦非卿也方氏苞以爲四國大夫盟齊魯之君乃大夫抗盟諸侯之始故沒公大夫抗盟諸侯已前乎此矣高閌釋經然○胡氏

曰諱也楚與諸侯會盟之始也非也後此與齊會蜀矣不諱蜀
而諱齊何也云惡惡疾其始惡莫大於篡弑而一一書之何不
亦疾其始也耕藝行說略○楚以屬國視陳蔡楚之貴卿必不肯序
陳蔡大夫下此蓋陳蔡皆卿而楚以微者往故序陳蔡之下與
蜀盟齊大夫序鄭下同皆非卿也不書公會非公往也考齊桓
盛時亦無列侯會盟于齊之事况晉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
世僖公未嘗如齊其後卒爲仇敵則此盟決非公往內稱會者
爲微者無疑趙汸屬辭○春秋公出會諸侯書公大夫出會書名氏
其但曰會曰及皆微者也先儒多以不書公不書名氏爲諱殊
可疑如僖十九年盟齊以內沒公外書人爲諱楚與中國會盟
也然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公會諸侯不之諱也成二年公會楚
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不之諱也掩於前而彰於後尙

得爲諱平以其時考之十八年狄師救齊拒孝公也故終孝公之世彼此交伐公未必至齊則十九年往會者蓋微者也今三傳無其文而後儒以臆斷之不可從應撝謙集解○陳蔡楚鄭俱稱人則不當公會公羊有公字衍文也趙坦春秋異文箋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又 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書人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舊說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欲霸諸侯而求之於楚故人之以著宋襄之自取敗辱張洽集注

駁辨三國大夫之盟也方苞直解○宋因諸侯盟楚于齊故約楚於境內以盟之又將以脅諸侯也盟于宋地楚子必不至吳氏以爲

楚君稱人者非也楚既得陳蔡齊魯惟宋有爭伯之意故始與之盟以愚之而後乃于盂執之盂鄭地近楚而楚子乃親至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宋欲求諸侯而難於齊楚故遣其臣爲是盟要之高澍然釋經○三國皆大夫也以爲貶非葉酉究遺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舊說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張洽集注○書人罪齊也胡傳駁辨胡傳謂稱人爲罪齊誤也齊桓以來非自將鮮不稱人者蓋自宣以前外大夫會盟侵伐恒稱人方苞直解○夏之伐我據左氏則齊孝親至也胡氏遂以爲齊孝服展禽之言而諱之其言曲矣凡春秋書人若此之類是君是大夫不可知其書人或舊史略之或實是大夫帥師也何必於一字索義以爲是貶是諱乎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孝公經書齊人蓋使大夫來伐而孝公特駐

軍近地遙爲之援耳故書人齊侯未入境杜注得之葉酉究遺○愚按陳氏傳夏謂自文以前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亦因左氏傳而爲是說耳

又　夏衞人伐齊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秦人

秦書人非君也高閌然釋經○按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陳氏後傳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但稱人如會溫秦人必世子也則得以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成十五年沙隨之會書宋華元成十六年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說）左卿不書罪之也○按左氏皆列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王畿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故諱公不書貶諸國之卿稱人（胡傳）○洮之盟齊桓盟王人以諸侯會王人為敵也翟泉以大夫而抗王臣是待已與天王均矣故貶書人（趙鵬飛經筌）○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大夫徧人諸大夫不可不沒公（陳傅良後傳）

（駁辨）諸國之君不至則公豈獨往亦必大夫也果如左說卿不會公侯為僖公降班而諱則於成公蜀之盟何以不諱（胡銓春秋解）○六國皆稱人則知僖亦使大夫而傳云公會於是有諱公之說大卿有罪當書其名以顯示其惡而左氏以罪之不書卿劉氏已謂其非矣夫列國大夫上會王人又盟于天子之側瀆大典

矣而左氏但謂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可謂舍重舉輕況此盟無魯侯乎程端學三傳辨疑○公羊有公字左穀無公字伊川文定皆從左穀以為諱公伊川不從左氏以為諸侯貶稱人文定從左氏以為列國之貴大夫貶稱人按左氏同盟者為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六國皆大夫魯何以獨君其非公而亦為大夫無疑成二年盟蜀十一國皆大夫而魯獨君者公方會楚畏齊于蜀故遂同盟也此為魯大夫而不名者以不目六國之大夫故亦不名魯大夫也後半春秋會盟目大夫者著大夫之專政也此時伯主在上列國未有敢干大政之卿故從略書人而內大夫亦不名諸儒以為盟迫王城而況夫踐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盟于天子之側矣尚不示貶此盟在王城之側未若天子之側之逼也而儒

以稱人爲貶邪然春秋非無譏也齊桓尊宰周公而不貶此以王子下盟諸大夫以諸大夫上盟王子書之而罪已見矣齊桓雖盟王人于洮而序侯伯之上此以大夫敵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之臣一體書人而陵替之實又不可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獨爲君至當是傳誤焦袁熹闕如編 ○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名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本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也方苞直解 ○內不日公外稱人皆卿大夫也王人與諸侯會可也與諸侯之大夫會不可也晉文爲之也或曰內諱公外人諸卿貶也非也諸國皆人矣何知會必有公也郝懿行說略 ○諸國書人則魯亦非君也不言孰會於非卿也高澍然釋經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舊說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謂狄出亡不禮之怨）圍人之國秦伯惟利是向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從此二國結釁連兵故俱貶稱人（胡傳）○鄭一不預翟泉之盟晉即加之兵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而徑歸故俱貶而人之（家鉉翁詳說）

駁辨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杜註）○傳有顯與經異者不可據以釋經宣成以前大夫主兵常稱人傳以爲晉侯秦伯誤也（方苞直解）○書人非君也夫晉侯曹伐衛圍鄭皆報怨之師而或爵或人何所取義邪至秦從戰城濮會翟泉傳皆以爲小子憖此乃以爲秦伯不惟背經且自背也（高閌然釋經）○侵曹伐衛再稱晉侯文定謂譏其復怨於此又以爲私怨勤民貶而稱人皆緊說也蓋據左氏以爲晉侯秦伯自將而稱人故爲是

說然據經文前後攷之未必君親之也秦穆輔晉以伯戰莫大於城濮會莫大於溫盟莫大於翟泉而與之者小子憖也自此以後敗殽及彭衙者百里孟明也何獨圍鄭而穆公親至哉左傳燭之武見秦伯安知非身踐秦庭邪秦人非秦伯則晉人亦非晉侯左氏雜取各國之史爲文語多舛誤未可據也晉文假公義以伸私憤謂之不正則可若盡沒其事之公而但誅其心之私則不禮者旣怨之禮者宜德之矣觀其不辜於楚德而以攘楚爲義則亦不當屑屑以出亡不禮之故罪其以私怨虐曹衞與鄭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先儒謂晉侯秦伯貶稱人非也傳稱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在今襄城縣氾南在今中牟縣然則兩君特駐師近地遙爲之援而圍其國都者乃大夫也故稱人 葉酉究遺

僖三十二年夏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舊說　陸氏湻謂稱人諱晉子也諸侯之孝在保社稷故聖人許其以權變禮程子以書人爲衆辭謂秦爲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纂案　○嗣君在喪行師者稱爵譏其得已而不已也晉伯國也而秦撓之非小小利害之比畧之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文也趙汸集傳家鉉翁詳說

駁辨　方氏郝氏高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

秋晉人敗狄于箕

又

晉侯雖在師敗狄者實郤缺也一命之士故稱人吳澄纂言　○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書人說者謂貶晉之背秦惠也及敗狄又書人說者又謂狄侵齊圍衞晉不能救僅於其見伐而敗之亦貶

詞也此皆爲人字所拘求之不得其情曲爲之說也朱子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湊雅堂測義○陳氏家氏謂晉但自救而不救狄之病齊衞故貶書人非也狄圍衞衞旋侵狄及狄盟矣狄再侵齊一則曰狄問晉之有鄭虞一則曰狄因晉喪皆非無故不救也纂纂宗○張氏自超說見書狄門方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敗秦○愚按以爲貶者固非趙氏汸集傳曰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狄伐晉而敗之以其有爲爲之故略而稱人不與得已不得已者同文其說亦未的當以方氏說爲是

又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

文元年夏衛人伐晉

舊說　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以罪孔達　張洽集注　○春秋所宗者霸主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故春秋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貶衛與晉　趙鵬飛經筌

駁辨　陳氏說見文以前卿大夫將稱人門○稱人略之耳晉雖在所予不以書爵為予衛雖在所貶不以稱人為貶　焦袁熹闕如編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舊說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微者稱人乎　劉敞權衡　○晉人再勝秦師亦可已矣復與此役是不務德而專欲力爭結怨勤民報復無已故貶稱人　胡傳

駁辨　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胡氏說本程子但自入春秋以來至

此外兵大夫將皆稱人未有書名氏者以陳氏之論爲確李廉會通
○二陳氏去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自入春秋至此
惟晉大夫帥師以名見外師非君將恒稱人外大夫自士穀專
盟始以名見陽處父專將始以名見而餘猶稱人大夫雖張而
未甚也至晉秦結怨欒氏以後無已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晉之殘民結怨春秋所譏而非以大夫稱人爲貶也張自超宗朱辨
義○晉卿自處父書名後皆名上文及晉處父盟會晉士穀盟垂隴而與諸卿列
序猶人之其時諸國之卿未以名見故奪其稱焉高澍然釋經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書說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先儒之說以爲威福下移而政在大
夫者王氏葆高氏閌胡氏銓也以爲諸侯失所伐而晉襄舍大
務細不足有爲者孫氏覺家氏鉉翁趙氏鵬飛也蓋皆以書人

爲貶也彙纂案

駁辨晉不討楚商臣之罪而連諸侯虐弱小之沈其貶何疑而王氏以爲貶而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則非也春秋後半正以名大夫著其專政之實非惡其專政而沒其名以示不與之意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日講說李高說見上條

○文公時外大國卿專政書名之後文二年垂隴書士縠會盟征三年伐楚書陽處父伐大夫非卿亦仍稱人會鍾離成十五以前衆會齊盟卿會猶稱人戰鞌成二以前會師卿將猶稱人各條辨說

文公之世始書大夫帥師文宣兩公三十六年閒書帥師者十有二書人者十有四猶參半也歷成襄昭定哀百一十年閒書帥師者六十有九書人者十有一則多少懸矣蓋大夫用事積漸而甚故春秋亦積漸因其事以著之通春秋內大夫會盟侵伐前後名者許內大

夫用事之始末也外大夫自文宣以後名皆詳外大夫用事之始末也其有不名而稱人稱師者義不係乎名其人則亦不名也諸儒泥於與爵稱名書人書師之例則襃貶失實而是非亂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襄四年陳人圍頓條下○會鍾離爲大夫衆會齊盟稱名之始如諸儒襃貶之例則以爵王之句吳中國往與之會非禮甚矣當人諸大夫以示貶而皆書名豈春秋與其通吳邪必不然矣又成十五年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舊說公羊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故皆稱人蓋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胡傳○趙盾始求長君而中變秦知晉立君而强納庶孽皆罪也不然釋秦而專罪盾矣汪克寬纂疏○趙盾稱人不與大夫專廢置也劉敞傳

駁辨稱人大夫將也不稱師師少也郝敬行說略○書及晉人志乎是

戰之罪見矣諸儒謂秦伯趙盾貶稱人夫送公子雍必非康公親至傳云多與之徒衛當是大夫在軍則秦書人非貶秦伯也若趙盾既謀逆雍又謀敗秦可謂事專而謀亂宜書名顯罪之不宜稱人反若為之諱者則知晉稱人非專罪盾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舊說左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楚無故憑陵列國故楚子親將貶稱人晉宋衛皆卿亦稱人者晉救不及不在諸侯[illegible]之心故亦罪之胡傳○兵將嘗書大夫矣此曷為貶而稱人至[illegible]而楚莊佑也陳傅良後傳○稱公子遂以見稱人皆大夫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汪克寬纂疏引杜諤

發微晉楚伐鄭書會救未嘗愈時逾月何得為緩又不書次何以

見爲懲其不恪哉一月之內鄭告於晉晉告於諸侯而會救但見其神速不見其怠緩而謂春秋譏之失其義矣左氏泥於稱人爲貶而文定兼非趙盾皆非也文定又謂楚子親將貶而稱人然則此後次厥貉伐麇侵陳宋稱楚子爲褒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會師自牽戰以前策書未有載大夫名氏者故雖霸國之卿亦稱人陽處父救江嘗以名見矣係獨伐非會師也方苞直解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舊說秦伯趙盾暴兵連禍皆貶稱人胡傳

駁辨文定以爲秦伯親將晉卿趙盾禦之其稱人爲令狐之役而貶也然自此以往大棘邲鞌鄢陵柏舉于鐵艾陵之戰君將皆舉爵大夫將皆書名豈褒之邪故知秦人必非秦伯稱晉人亦非以趙盾而貶穀梁所謂秦晉之戰已極而略之者是已張自超宗

采辨○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而先儒每以傳汨之曰此義君將貶而稱人是以經釋傳也孔子作經時豈有傳哉方苞直解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皆說公羊傳此郤缺也其稱人何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穀梁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公穀以為郤缺郤克左氏則趙盾也是時晉權在盾以大夫而盟諸侯故稱人榮縣胡安國趙鵬飛李廉

駁辨○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接如傳說經不應但言晉人也杜云趙盾雖有服義之善然所與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又安知非趙盾恥不能納而以微者告乎劉敞權衡○三傳皆言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聞義而還夫春秋

書納諸侯者五其四皆書其君之爵與其臣之帥師公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何獨於此沒其實而稱人乎苟曰惡之正當書名以惡之苟曰善其還正當書名以善之且以入百乘之衆而不書帥師此其師少可知矣程端學三傳辨疑○前此陽處父伐楚以名見後此郤缺伐蔡以名見而此稱人則主兵者非卿耳左傳帥師者趙盾公曰郤缺穀曰郤克則知舊史本未得其主名傳以爲貶稱人非也曰弗克納其罪已見何待貶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文公以前侵伐皆稱人不應此獨以稱人爲貶陸淳辨疑引趙子○文定以趙盾稱人爲諱其能改過謂外以諱爲善然於他處稱人皆以爲貶此處獨見其善不可通矣晉雖屈于邾人之辭而弗克納不過不遂其不義之舉而已何嘉之有張自超宗朱辨義○此晉人

左以爲趙盾公穀以爲郤缺郤克以經證之是時晉卿特見皆名則書人大夫也三傳所聞異辭未見確據高謝然釋經

文十五年夏齊人侵我西鄙

按高氏閌謂商人簒弑執我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稱人非也○以商人之逆惡豈貶人所得盡其辜哉此必非商人親將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舊說左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胡傳

駁辨左氏曰卿不書失其所也按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以伐齊齊人賂晉晉師遂解杜云不識晉受賂者齊

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弑君而一以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于貶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顚哉劉敞權衡○至是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而與列國大夫會伐猶稱人與九年救鄭之師同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非也外卿大夫恒稱人非貶也方苞直解郝敬行說略○諸儒以稱人爲貶然桓二年討宋督直書成宋亂而不人四國之君何獨貶於此年四國大夫哉如謂前既書成宋亂則目四國之君以治其罪此不書成宋亂則人四大夫以著之抑又非也外大夫連兵伐國書名自宣六年趙盾孫免始此時尚未有雖稱人無以顯示貶之義也夫名大夫者著大夫之專耳此奉君命以討猶爲扶義以行者也至失賊之罪在諸侯非四大夫之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啖子曰案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若命卿失所即

貶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 陸淳辨疑 ○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爲失所獨啖氏助以爲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衞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甯抑置衞下其尤卑可知鄭石楚亦無聞於時似啖說未爲失 彙纂 ○傳說非也宣以前會伐會盟未有列序大夫之名者 葉酉究遺 ○愚按葉氏夢得以書人爲微者元帥不行而遣裨將也 外方郝諸說勝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說 鄭書人貶也受盟於楚隨楚以病列國 胡傳

駁辨 鄭稱人君不行也是役左傳亦無鄭伯在師之文而胡傳必以爲貶過矣 方苞直解 ○鄭非君耳以爲貶鄭則成十八年襄十一年並書楚子鄭伯伐宋豈褒鄭乎 高澍然釋經 ○鄭貳于楚若其君

賓從楚子則當如次厥貉之直書蔡侯以罪之不當稱人反設之也（張自超宋辨義）○張說又見大夫帥師門襄十年楚鄭伐宋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舊說　宋弑君而晉與合兵故人之（胡傳）○討鄭卽楚公也受宋賂而輔逆私也故秋伐鄭名之爵之今爲宋伐鄭則人之（家鉉翁詳說）

駁辨　胡傳非也自文以後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皆舊史之文因時勢以爲詳略也盾方內憂不在諸侯實將卑師少耳秋救陳伐鄭盾方在行冬穿又侵崇豈能爲宋復勤大師遣貴將乎（方苞直解）○是年晉師三出書名二（趙盾趙穿）書人一此卿書名大夫書人之微也卽以爲告卿亦特見書名列序書人之微也（高澍然釋經）○鄭從楚虐宋伐之不爲非義棐林趙盾宋公親與則從賓書此

大夫故從略書人非以宋弒逆晉黨逆之故而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舊說）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為宋報恥乃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杜注）○晉主夏盟盾既當國何畏乎楚何避乎闘椒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惟取賂釋宋不討故不競於楚是以卿不氏而書人師書侵而不言伐（胡傳）

（駁辨）是時盾將謀弒必無心於外事諸國書人皆非卿也（方苞直解）○是時列國之卿皆以名見凡書人者皆非卿列序亦然觀下書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其證也（高澍然釋經）○晉不能撫鄭致鄭卽楚晉不自反而徒厥務力制兩伐之又再侵之春秋烏得無譏然不在不名大夫以為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九年冬宋人圍滕

舊說閫非將卑師少所能辦必動大衆而使大夫將稱人衆也擅兵鬭國又乘其喪故衆胡康侯杜獻可說愚按此條亦當從方氏高氏爲是時大夫將之恒稱其說屢見於前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舊說按左氏諸侯伐鄭也稱人貶其不以德撫而徒以力爭胡傳○稱人貶其不討亂賊之陳而動于戈於無所適從之鄭也張洽集注

辨疑胡傳謂諸侯親行非也左傳稱諸侯之師而未見帥師者之名氏則皆非卿也方苞直解○文定于會扈之後荀林父帥師伐陳以爲予晉罪陳今郤缺救鄭之後鄭又郎楚四國伐之又釋鄭而罪晉何邪總泥于前稱林父帥師爲褒此稱人爲貶故多舛耳夫晉不能制楚而但責陳鄭不討陳亂而但討鄭貳春秋皆譏也而豈以稱帥稱人爲褒貶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舊說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人魯也罪其挾強陵弱也彙纂杜諤張洽

駁辨　杜氏以稱齊人為貶非也使齊侯親將則在喪卽戎宜與魯以貶使謀出於高國諸卿挾新主以用兵宜書其名氏以貶而皆不然則書人從略耳齊魯平莒鄰莒不肯魯伐之伐而不服再會齊伐之此役魯為主故齊大夫不名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舊說　左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貶書人程子經說○是時楚憑陵諸國甚矣諸侯不能自強而徒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胡傳○晉以原縠主盟而衛人

背盟救陳不足主諸侯矣故奪其恒辭稱人趙汸屬辭

駁辨 傳謂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劉敞權衡○稱人以爲貶非也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大夫衆會皆稱人間有以名見者霸國之大夫也然必在會有諸侯而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方苞直解○稱人皆大夫非卿郝敬行說略高澍然釋經

又 冬衛人救陳

舊說 陳不與盟清丘宋伐之是也而衛叛晉附陳敵宋故宋書師予其問罪衛書人責其叛亂趙鵬飛經筌

駁辨 宋之伐從晉也衛之救附楚也一書師一書人以師衆寡別之耳其將卑同也高澍然釋經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舊說 士會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

也必欲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故貶〈胡傳〉○滅國不可以無貶故士會不書與荀林父滅潞氏書師同〈陳傅良後傳〉

〈駁辨〉文定以爲貶士會非也如書士會乃是貶士會今但書晉人則罪晉而已〈張自超宗朱辨義〉○書人必非卿將且非用衆故不名不稱師耳左氏不可從〈高澍然釋經〉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舊說〉左傳卿不書匱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書公及楚人知主盟者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雖强盛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堅事晉室何畏焉乃服從與之盟不亦恥乎故皆人之不諱公者旣諱於

僖十九年齊之盟故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袁鄭程子胡安國○曷爲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曷爲不諱公公因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爾陳傅良後傳○會書嬰齊而盟稱人參譏之趙汸屬辭駁辨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列國大夫之特會特盟有以名見者衆會齊盟猶稱人也方苞直解○卿大夫稱人恒辭耳傳曰卿不書匱盟也非也郝懿行說略○嬰齊之盟而諸國大夫聽之魯君聽之其爲春秋所惡何疑而以不名大夫爲貶則非也凡大夫書名所以罪大夫之專也大夫而不書名則所以罪其君也夫以中國而受楚大夫之盟即書名何嘗非貶而受楚盟之罪又豈待貶而人之始著哉若于宋爲諸侯交見之盟則名諸侯之大夫春秋罪之尤深也此惟不名諸大夫則亦不名嬰齊也又左氏以蔡許乘楚車不得列於諸侯亦非也蔡許屬服於楚無煩於

盟故不盟耳非春秋惡其乘楚車而俯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氏以此爲厲盟厲盟者竊盟也言畏晉之知而竊與楚盟則不然天下無十二國共盟而猶謂晉不知者且楚師實臨我晉不能救而禁我之求成不得也況書法無貶例也此與隱三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例同 毛奇齡傳

成八年冬會伐郯 齊書人

齊書人非卿也邾書人小國卿大夫同辭也諸儒以春秋書人爲貶豈是役專罪齊邾乎此足以徵矣 高澍然釋經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書說圍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君在外而與師復怨大臣之罪也 張洽集注汪克寬纂疏

敬新君在外是大夫將耳故曰鄭人 湛若水正傳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按趙氏鵬飛謂是時狄未害中國而晉厲嗣位首敗之非也

書人是大夫將耳

成十七年冬會伐鄭　齊人

齊書人非卿也自成以後列國之卿會盟侵伐皆以名見其不名者非卿也方苞直解○前伐鄭名齊國佐此伐鄭書齊人則名者爲鄭人者爲大夫義例甚明無煩辭費也高澍然釋經

成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舊說前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今復黨叛臣而侵之荆楚不足責也鄭亦崇姦故貶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汪克寬纂疏

發辨楚鄭之伐國前書大夫帥師者多矣此書人者前軍遇晉師而卻還于重未至宋也非貶詞也朱朝瑛䍲記○汪氏以書人爲貶

然不貶於前之伐宋入魚石而貶於後之侵宋救魚石邪李氏以爲前舉爵而今稱人晉漸盛而楚漸衰然明年侵宋又稱公子壬夫何盛衰之云邪蓋前既舉爵以實著兩君之罪此爲帥師之大夫不必復名耳 張自超宗宋辨義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襄公之世諸侯專用兵于鄰國稱大夫帥師十有九稱人者止陳人圍頓莒人滅鄫鄭人侵蔡秦人伐晉宋人伐陳五事秦莒大夫本未見經其二則陳以內屬而圍附楚之頓鄭以內屬而侵附楚之蔡宋以附伯而伐逃會之陳皆從略書人耳凡書名帥師者著大夫用事也義不係乎名其人則不名不可以書人書帥師爲襃貶 張自超宗宋辨義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舊說 鄭侵蔡欲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稱人 杜注 ○鄭欲從楚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 汪克寬纂疏引王說箋義 ○鄭公子發也稱人惡其叛中國 趙汸集傳

駁義 杜氏非也安知非告辭略 劉敞權衡 ○張說見上○李氏廉謂子產子展之入陳同於子國子耳之侵蔡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稱名子國稱人非也即以用師言之侵罪輕而入罪重矣諸儒以稱人為貶以舉爵稱名為無貶大失春秋之義 又張氏辨義 襄二十五年

又

會邢丘 齊宋衛稱人

舊說 左傳會邢丘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反

使諸侯失政後此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豈一朝夕之故哉貶而稱人謹其始也胡傳○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于晉以霸也傳曰尊晉侯也陳傅良後傳○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張洽集注

叟辨晉悼使大夫聽命而諸侯失政此當貶晉悼不當貶大夫也不名齊宋衞之大夫義不係乎名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即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尙在晉觀經書公至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也宋儒無學蘇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人所以誇衆而胡氏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爲

大夫執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頫首聽命者也晉僭創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節四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頫首聽命亦甚無禮而况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尙在晉而不使與會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於壇坫之下方爲得禮乎毛奇齡傳○大夫稱人恒辭也傳曰尊晉侯也不以大夫敵盟主也非也大夫敵盟主多矣何獨此或曰貶也諸侯在而大夫會也非也大夫稱人不爲貶郝敬行說畧○此命朝聘之數而鄭前未與會故君親之魯政在季故卿聽之齊宋衞皆非卿故書人左以爲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不書尊晉侯也成十五年盟戚名齊國佐十六年會沙隨名宋華元獨非晉侯在會乎曷爲不尊之也高澍然釋經○齊宋衞稱人

非卿也凡經義之蔽晦皆先儒以傳目之耳方苞直解○春秋並無尊晉侯之意伯主不尊周室聖人何爲尊晉侯哉晉侯親發令鄭伯親聽命則書君無所肅其尊大夫則書人而已無所肅其貶顧奎光隨筆

襄十四年春會于向　齊人宋人衞人序晉士匄之下鄭公孫蠆之上　夏會伐秦　齊人宋人序晉荀偃之下衞北宮括鄭公孫蠆之上

舊說左傳齊崔杼宋華閱仲江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杜注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左云惰也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小小怠惰生文陸淳纂例引趙匡○左義趙氏不取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爲未命大夫則不當序衞鄭上觀成二年盟蜀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

齊矢姑從左氏 李廉會通

駁辨左氏謂是二會齊爲崔杼宋爲華閱衛爲北宮括皆以憤而書人惟衛括先惰後攝故獨得復見于戚會攷此年三會皆見季孫宿叔孫豹晉見士匄荀偃衛見北宮括孫林父皆中易人惟鄭蠆未易耳則安知齊宋衛之初皆崔杼北宮括華閱乎左氏意爲之說耳 葉夢得春秋攷 ○諸大夫一歲三會以傳考之似國各一人三與會以經考之則未必然也傳以公孫蠆三見于向之會伐秦之役崔杼華閱不書以惰也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以攝也是直以一人偏與此三會耳夫三會之間魯晉衛嘗更人矣豈此三國獨以一人三與邪蓋晉悼之與欲加禮諸侯獎成霸業諸侯之世子卿大夫惟以國之大小爲次不復守先王之常是故會向伐秦雖齊宋非卿猶列命卿之上聖人不列

其失所以懲其過也張大亨通訓○人者大夫也名者卿也或疑人齊宋衛而序蠆之上不應大夫先卿然當時之序主盟者爲之大較以強弱爲先後齊世子光先下於附庸矣後乃列諸侯上况卿大夫之閒哉李光地榕村語錄○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爲詳略而非有典法也方苞直解○李氏廉以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序鄭卿下決齊宋非微者非也會盟序列以霸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如十年春會柤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杞小邾矣十一年伐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衞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衞卿矣左傳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惰之說李氏又從而爲之

辭皆誤矣方苞直解又○此皆大夫矣或名之或人之蓋舊史之文有詳略耳非義例也傳曰惰也攝也非也春秋不以書人為貶林鼓行說略○會向書衛人伐秦書北宮括卿與非卿之別明矣左傳以齊宋不名為惰北宮括書于伐秦為攝皆求其說不得彊為之辭而向之會鄭名公孫蠆彼亦不能釋也高閌然釋經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宋書人次衛甯殖下大夫不名之證也高閌然釋經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書說左傳見下○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不貶者按傳云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胡傳○鄭不助叛臣故良霄獨從其恒稱此子產之義趙汸屬辭

家辨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予謂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劉敞權衡）○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

先宋卿也（程端學本義）○晉宋皆微者鄭獨以卿行畏晉也（趙鵬飛經筌）

○先儒謂貶稱人助孫氏也此左氏之說而不見於經者也且

趙武貶稱人爲助孫氏如左氏言宋人爲宋向戍亦助孫氏者

乎曹人不知爲誰又不知其助孫氏否也善乎啖氏之論曰時

會者非趙武別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曲解之耳（程端學或問）○晉

宋書人鄭書良霄以爲貶趙武向戍不貶良霄爲子產新得政

鄭伯爲衛侯如晉爲不助孫氏者春秋無此義也如以人趙武

向戍示貶則亦當没公以示貶今觀于公則公之人則人之名

則名之固非屑屑於名某不名某以爲貶某不貶某也且使以

鄭伯爲衛侯如晉而不貶良霄則晉之執衛侯春秋不書未嘗

著晉執衛侯之罪何以示書良霄爲予鄭伯不助孫氏之義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胡傳子產新得政鄭伯爲衛侯如晉知鄭君臣獨不助孫氏故良霄無貶非也鄭伯如晉子產得政事不見經良霄書名何足以發此義哉蓋爲孫氏彊戚田事本微細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耳晉厲悼以後諸卿益汰獻捷于周猶使辭朔則彊戚田命卿不行無足怪者如左傳果信宋向戌豈肯序鄭良霄下哉方苞通解○高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舊說 左傳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不討蔡般而謀歸宋財是之謂不知務故諸大夫貶稱人魯卿諱不書胡傳

駁辨 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

邱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書其事又貶其人豈特惡失信而已乎公羊云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者也何以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救災以衆也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劉敞權衡○宋不戒於火自亡其財小事耳大合諸侯不討賊而謀歸宋財不亦傎乎左乃云謀歸而無歸故諸國書人而曰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謀而不歸晉之失耳於魯何諱焉且會而不踐其約者多矣他皆無尤特於歸財一事揭其故以尤之是春秋貴惠不貴道也蓋諸國書人以歸財事細卿不行也魯爲宋姻卿共葬事相恤之事必厚故此會轉不與也御纂直解○謀歸宋財事淺故諸卿不行魯方遣卿共葬故是會可不與然則諸國書人紀

賓也爵本末會非諱也（詳同然釋經）○先儒謂翟泉以大夫盟王城之側于此中外大夫推楚主盟澶淵不討蔡般而歸宋財故皆貶稱人夫三事誠當貶矣但必人之而後為貶則他之舉爵稱名無貶乎不可以通也翟泉大夫盟王城之側踐土諸侯盟天子之側孰近孰遠不人踐土而人翟泉知春秋義不繫乎此也于蜀為楚所迫耳于宋晉楚合成爭先諸侯北面朝楚矣不人于宋而人于蜀知春秋不以人不人為義也蔡般弒君諸侯謀宋災崔杼弒君諸侯會夷儀以報朝歌而反解齊而去不人夷儀之諸侯而人澶淵之大夫知春秋不必以書人為貶不必以不人為非貶也左氏有叔孫豹文定遂以為諱魯卿不書陳氏以為譏不在魯不書皆不然也共姬魯女既使叔弓會葬則歸遺有禮諸侯歸宋財穆叔雖在而不與矣蓋春秋既書宋災故

則其釋祭般不討而從爲宋故失于本末輕重之義了然矣何必以書人示貶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爲宋災其事微故會者非卿與罷般田同胡傳以爲貶稱人誤矣 方苞直解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渻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是時天子蒙塵晉君不奔問官守徐遣大夫往焉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胡傳 ○晉人大夫也見晉侯不親往也見勤王之不力也 湛若水正傳 ○方高說見將卑師少書人門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

按高氏閌以爲屢伐又圍故貶稱人非也

哀十年夏宋人伐鄭

按趙氏鵬飛以爲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已甚故人之非也

○宋之伐鄭至再至三豈至是而始書人以貶邪此後向巢又稱名稱師師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衆辭稱人稱人以執稱人以放稱人以殺衆辭另門

隱四年冬衞人立晉

左書曰衞人立晉衆也○公羊晉者何公子晉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諸侯受國於天子非國人所得立孫復尊王發○晉非有天王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衞人推而立之衞人立晉者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大亂之道也黃仲炎通說○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知非周人之公也衞人立晉則知非石碏之私也然衞之臣子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直書其事功罪俱不掩矣方苞直解○傳說殺州吁稱人衆詞也討賊

之詞也立晉稱人亦衆詞立者不宜立者也命討皆天子事也如傳所言是國人僭天子之命則不可僭天子之討則可也於說無乃偏乎愚謂討爲天子之事大書衞人殺州吁于濮見天子之不能誅有罪也命爲天子之事大書衞人立晉見天子之不能命有德也 陳遷鶴紀疑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 何休注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 高閌集注 ○書人衆詞與宋人及楚人平同彼衆欲平此衆不欲平也 高澍然釋經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舊說 公羊傳莊王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

壘而出見之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吾軍亦七日之糧耳將去而歸爾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君之義也故貶胡傳

按公羊非也駁辨見書平門○宋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之所同欲也故宋及楚皆稱人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文定較量華元子反之是非以稱人爲貶是爲傳作傳非爲經作傳矣如春秋有貶兩人義則當直書華元子反以著其專不當反沒其名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趙氏經筌方氏高氏說見書平門○高說見上○劉氏敞曰穀梁曰人者衆詞衆欲之也非也暨齊平

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按劉氏所駁非是內及齊及鄭平不書人者屬辭之體也平者一國之事目君大夫則嫌於一人之私內既不目君大夫而外書齊人鄭人則贅矣外及內平外及外平一皆稱人於義無嫌鄭人來渝平及此書宋人楚人是也郝敬行說略示

○略辭稱人前門亦有略辭之義已列者不復重錄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媵書者爲遂事起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孫復尊王發微○鄄衛地鄄之巨室必衛之公族媵人亦必陳之公族公羊以陳人爲陳侯固非文定以爲微者亦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說見稱人以殺駁辨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夷狄稱人便人以爲進之辨

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趙氏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蓋不可曰吳鄫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彙纂案○胡傳從穀梁謂善其伐衛救齊故稱人進之非也不可曰邢狄伐衛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耳顧棟高大事表○穀梁非也以經考之狄救齊齊亂定而後葬桓公今又踰時矣邢人始與狄人伐衛安得爲救齊也鄭玉闕疑○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蹄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

衞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衞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進之夫伐衞何善之有昭公五年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顧炎武日知錄○狄果惡諸侯之伐齊則伐喪者宋何以伐從宋之衞邢與衞皆與狄仇桓亡而邢失所恃屈已和狄狄得邢助遂假大義聲罪於衞以濟其私而謂春秋進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以書人爲善狄之救齊按狄嘗滅衞齊存之今狄之伐衞以桓既卒可以復快其夙怨耳以爲救齊主兵者宋何不伐宋邢邢人狄人亦自然文勢狄一國單辭可也狄救齊是也今不可曰邢狄伐衞也黃永年南莊類稿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伐衞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獨侵衞則止稱狄吳澂纂言○何氏

以爲狄嘗與中國故稱人張氏以爲從中國以救災卹患故人以進之夫楚狄一也楚不可盟而狄獨可盟邪諸儒泥于狄不稱人而盟邪稱人則以爲進之楚後稱爵而盟齊盟鹿上人楚則以爲諱之不因事以論是非而但於書爵書人論襃貶春秋之義失者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張氏洽以爲衞欲滅邢狄能謀之故進之非也

襄五年秋會于戚　吳人鄫人

公羊傳程氏說見書吳門

昭五年冬伐吳　徐人越人

蘇氏趙氏說見吳越交兵門○徐越稱人非君將也 御纂直解

附

僖二十九年秋介人侵蕭

介稱人如牧誓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蓋中外小國之通稱也諸儒於狄之忽稱狄　稱人其稱人爲嘉其慕義而進之然則介僕蕭而稱人豈亦進之邪通乎此則入後於吳越之或書吳人越人或書吳書於越非有進退予奪之義明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終

卷二十九補

書人總論

周自東遷而諸侯橫變禮易樂馮衆暴寡大小相凱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文宣而下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交政中國矣天下之勢愈下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未有以名見者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但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湨梁之會其君在而大夫盟書雞澤之會君既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閲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

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從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也說者不達其義以人為貶夫書人為貶彼驟削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邪曹許滕薛之大夫始終書人說者又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其君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葢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為貶則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許滕薛之大夫偏受貶邪唐順之荆川集